

渔樵耕读

市直 李焕龙

渔湾置于宁陕，实为神笔所赐。

不说宁陕本县，就把其左右两侧、同处秦岭南坡的汉中市佛坪、留坝，商洛市镇安、柞水等周边县份都算上，其城其镇也找不出如此温馨、祥和、如意的地势。我自村外的高山崖头观望，只见渺渺乎的浓雾渐次散开，眼前的山水竹林组成了首尾相衔的一对八卦图；四周群山环抱，中卧一马平川，川中隆起了酷似两头水牛隔水斜望的两道石梁；梁分二水，水绕石梁，绕成阴阳二鱼；鱼定乾坤，于秋阳之下呈现一明一暗两块长长的盆地；盆底是平如案板的水田与明镜般的塘堰，周边是缓缓流出的河道，河外是阶阶升高的缓坡台地；地上有庄稼、林果、农舍、公路，路边是层层山林和高高的石梁；石梁的两面坡上，层层尽染，万紫千红，诱去了一串一串照相的红男绿女，在石阶、土坎和水泥路上追风，沿路上了梁顶，可在满架红叶间撒欢，可在崖头俯视平川上的自然景观和新改造的一处处民宿群落，一片片露营地帐篷，一块块采摘果园，以及穿行于稻田、藕田与菜地、林地之间的观光火车，漫步于田园、河道的四方游客。看得心发痒了，我就匆匆下坡，由观景者变为他人的人景，融入了渔湾村日夜不息的旅游生活之中。

走进渔湾田园，如同梦里老家，一切都是那么的熟悉而又陌生、诱人而又粘足。匆匆走过前川后湾的观光景点，与新老朋友体验了一些农耕生活内容，我就驻足于村中的民俗博物馆。

透过这些油亮、漆黑之中泛着淡红暗光的竹编渔具，我看到了头戴斗笠、身披蓑衣、腰挂鱼篓的渔夫。他从隔壁那座土木结构的小院走出，扔掉手中的蒸红薯而支开尾随的土狗，换上大门外的草鞋而轻脚踏步，用钓竿轻轻荡开路边的藤蔓和露水而缓缓前行。当他穿过晨雾迷漫的河湾，来到光线开阔的崖头，掏出衣袋里的塑料布作垫子，坐在青石包上下钩、抽烟时，晨光熹微，晨风轻拂，一个天高云淡的清晨在他轻轻默唱的山歌中快活着。当一只四寸长的花鲢被钓上来，他不将其

人篓，而是走到河边的沙滩上，用手持竿、用脚刨沙，在沙滩里刨出一个两尺见方的沙坑，又用脚挖渠，引来河水，做成鱼塘。他把小鱼放入塘中，观赏着，哼唱着，鱼儿在水里潜入翻出，他在塘子周边手舞足蹈，玩尽兴了，他用鱼竿捣开塘口，赶鱼下河，放生了。当一只半斤重的鲤鱼钓上来，他抽了一袋旱烟，收了钩，伸开腿，竟然半躺身子，仰望着天空火红的朝霞，朗声背开了唐诗：“渭溪湾里钓鱼翁，肝脑为家西复东。江上雪，浦边风，笑着蓑衣不叹穷。”

看着这些打柴的刀鞘与弯刀，木工的斧头与刨子，园丁的花锄与剪刀，我便看到了奔走于山地和村庄之间的樵夫。他打回一担担干柴，在村头垒石支锅，生火做饭。他砍回一根根木头，在锅灶的土方挖地起基，打墙盖房。当四面合围的天井院子盖起之后，他用自制的尺子、斧子做出了粮柜、衣橱和桌椅板凳，给爱妻做了雕花的木床，给儿子做了带抽屉的书桌，给女儿做了箱子、轿子等陪嫁。把家人的家具都制作好了，他在后院的槐树下，给自己做了书桌、书柜和书房。当炊烟升起，生活启航，他在前庭种梅兰，后院植竹菊，又于后坡栽满松杉、椿杨等用材林，在山地、路边、地边、田边撒播橡科、柳科之类薪炭林和缠绕期间的藤蔓、花卉、果树与百草，让房舍周边、青山之上因这些木材、柴禾和花香、果香而得以绿化、美化，并因其春有花、夏有荫、秋有果、冬有景而静中有闹，动静相宜。那蕴含其间的诗情画意，滋润着他的儿女如松般成材，如花般秀美。

这些置于案上、地上、墙上的农具，让我看到了扛犁荷锄、左手牵牛、右手拿镰、头戴草帽、腰挂蓑笠的农夫。他迎着午后的太阳，哼着汉调二黄，健步走向村子的东边，把耕牛和犁头交给夯筑田坎的儿子，把镰刀交给山边放羊的孙子，把蓑笠交给地头拌粪的女儿。于是，祖孙三代从各自原有的工种闪亮转身，依着他的安排忙开了新的农事：儿子给耙好的秧田封了水，下了一道田坎去犁藕田；孙子把吃饱的山羊拴在竹林里，上到

山腰去割干草；他和女儿在新翻的旱地里播种杂豆，头一块是供做酱用的胡豆，第二块是打豆腐用的黄豆，再一块是吃两掺面的豌豆，最后一块种的是小孙女最爱炒着吃的蚕豆。当夕阳西下，儿子扛犁提耙的倒影在水田里飘闪成画，骑牛拉羊的孙子把“牧童遥指杏花村”的古诗吟成了儿歌，荷锄挂笠的女儿在头发中插满了飘香的山花，怀抱娇子的儿媳在村口的老槐树下喊他们回家吃饭，他似乎闻到了白米、玉米糍合成“金银饭”的闷香，葱绒、蒜苗、花椒叶子炒腊肉的喷香，以及老伴刚从火盆里提起的拐枣酒的清香。他喊了一声“快点回哦”，就和孙子争抢着赶牛赶羊，一路欢笑着小跑回家。

蓦然，那半边磨损的戒尺、掉了一颗珠子的算盘，与那破旧的架架映入眼帘，让我看到了走出瓦房、砖房、石板房和木屋、土屋、茅草屋的孩子们，正走上村子西头那高高的台阶，走入台阶之上那宽阔的学堂。紧随其后，是这位从河边回来的渔夫，从山林回来的樵夫，从庄稼地里回来的农夫。此时，一身素洁的青布长衫，一顶深灰的半旧礼帽，一副明亮的石头镜子和夹在腋下的书本，握在左手的戒尺、提于右手的算盘，让他成了标准的乡间文人。他走进学堂，先听所聘老师上的英语，又亲自上了一节国学，便在东厢房里与应约而来的乡贤们商议着义学的房屋得扩大两间教室、三间教工宿舍，学堂的义道得铺上石子、栽树植花。最后，他又给学堂捐了两亩义田。从学堂回来，他铺纸挥毫，书写了《义学扩办告示》，命人制碑。然后，吃一碗饺子，喝两杯果酒，诵三首唐诗，读一会儿线装古籍，他又提上鱼竿，做渔翁去了。

秦岭南坡的渔湾田园风景区，是一曲古韵新意交相辉映的田园牧歌。村庄、民宿与山水间自然演绎的渔樵耕读情景剧，因是当地山民和我的祖先共同以其火辣辣的激情所展示的，便如烧酒般那么热烈地引诱着我，召唤着我。我目光发亮，心向往之。

我是地道的汉阴人，打小就知道有漩涡这么一处地儿。但参加工作之前，没怎么出过远门儿，漩涡于我而言，仅是一个地名。在大人们口中，漩涡一般称之为“南山”。有的长辈还会在后面缀上一个字，称之为“南山背”，后来才知道，这山叫凤凰山。漩涡，加上凤凰，这两处充满神秘气息的地方，在脑海中的意象如云海翻腾过多少次，却未能见其真容，始终不得通途。于不了解的人来说，漩涡，怎么可能是个地名呢？

1

大巴车像头老牛，喘着粗气，在陡峭盘旋的山道上缓慢爬行。发动机的轰鸣声震得耳膜嗡嗡作响。刚下过几场雨，湿淋淋的路面不时滴着水。两边的树木密密匝匝，垂着的枝叶流着水，滴滴答答。临崖的地方好儿处垮塌，乱石散落一地，汽车勉强可以通行。

这是去参加工作报到的路上。19岁的年纪，背着大挎包，扛着铺盖卷儿，独自前往憧憬着的工作地。连日的阴雨，到镇的公路已垮塌，不得不绕道漩涡镇前往。雾气笼罩整个山野，车子被潮湿、混浊的气息包裹着，呈“S”形穿行。车向左转，大家身子往右倾斜过去；一个急转，身子又往左倾斜。摇摇晃晃，泥泥沌沌中，大家都昏昏欲睡。

到了山顶，漫山的雾气填满沟壑，与山连为一体。远处的山、近处的树、车里的人，处在同一个逼仄的空间。车子左冲右突，好不容易才逃离出来，偶尔看到路旁一弯一弯、一层一层的稻田，应该是种了成片的稻谷，却模模糊糊看不清楚。

到了漩涡，远远地看见汉江在这里拐下一个弯，滔滔江水急转而下。站在岸边，浑黄的江水接连打着许多旋儿，向下游走，回旋往复。也许是江水涨得太满，水声雄浑而低沉，听久了，像是猛兽发出的嘶声，让人茫然失措。也不曾想，修筑在凤凰山背面、汉江北岸的层层梯田会有什么特别之处。当这万亩古梯田再次出现在世人面前的时候，一出场，便惊艳了整个世界。

2

因工作需要，专程走进古梯田已是十年开外。依旧是盘旋的山路，溪水伴着汽车的欢歌，自带节奏。

沿汉渡路而上，凤凰山郁郁葱葱，秀丽多姿。瓦蓝瓦蓝的天，倒扣在山脊上，朵朵白云，时而飘在山间，时而搭在山腰。听人说，从空中俯瞰，凤凰山山脉东西两翼像一只起飞的凤凰，只可惜不曾见过。

车子缓缓到了半山腰，洁白轻柔的云团从山坳里游走过来，从梯田中升腾出来，从神秘莫测的地方生发出来，一会儿在前面领跑，一会儿在后面追随，一会儿又伴着车子嬉戏，调皮的孩子般，倏忽左右，飘忽上下，看得捉摸不上，抓不住。

正看得起劲，车子到了山顶。极目远眺，层层山峦像一条条蜿蜒的长龙，各趴在一处休憩。远处的汉江，像一条玉带缠绕在“长龙”身上。下了车，舒展一下筋骨。太阳明晃晃的，有点刺眼。正遗憾怎么没有云海，忽然阵风袭来，漫卷的云奔腾而来，白色的云团，如烟似雾，如梦如幻，在山间奔涌着，翻卷着，引而未过山顶，时而穿梭林间，时而向奔流，时而向上翻涌，百态千姿，目不暇接。

一时间，看得入神了，痴迷了，竟忘了来自何方，将要去往何处。车子再往下，弯弯的梯田静静地埋伏在山脚下，慵懒着身子，安详地晒着太阳，一弯弯，像新月，像浅碟。

深秋的远山是肃杀的，光秃秃的小树如同山的肌肤上茸茸的汗毛，密密的覆了一层。苍松翠柏的点缀之处，像水墨画上洩开的墨水，透过画纸，绿得发黑。地势平缓之处全部是梯田，随着山势，或缓缓凸起，或静静迂回。

小径上，阳光暖暖地照下来，亮晃晃的。成片的油菜立在地里，一条条油油的绿色，像是波纹，自上而下，荡漾开去。油菜肥厚的叶片极力向周边伸展，虽历经风霜，却丝毫不减活力，昂首挺胸，憧憬着丰收的希望。

触手可及的地方，是大片的绿，是轻柔的曲线。一条条线，像是一根根琴弦，想去轻抚，想去拨弄，怎奈手掌不够大，又如何弹拨得起？我将手抬起，阳光从手指间透过来，柔柔的，亮亮的。这种光影的交织和变换，妙不可言。许久，我才作罢。

炊烟袅袅，从梯田里散工回来的阿公热情招呼我们。闲聊中，得知阿公是吴氏的后裔，祖上自湖广一带迁居漩涡后定居至今。“祖上几辈人都住在这个坵(dàng方言)，硬是没想到，田里头还能刨出个金娃娃！”

如何公所说，凤凰古梯田自2012年省文物局与地方共建全国首座开放式移民生态博物馆以来，秉承“文物+生态+旅游”理念，坚持走保护性开发路子，加大保护性修缮力度，精心精细打造景区景点，提升旅游发展质效，先后获得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国家水利风景区、中国最美田园、国家AAAA级旅游景区等系列国字号荣誉。景区独特的生态之美、自然之美、人文之美，吸引了万人的书法、摄影和旅游爱好者打卡体验、休闲旅游，经济效益、生态效益、社会效益不断凸显。随着自驾游、体验游、研学游、乡村游等旅游业态不断兴起，短短几年时间，绿水青山就变成了金山银山。

午饭是极具特色的农家美食。干洋芋片焖鸡散发着独特的香味，鸡是自家散养的，肉质紧实，香郁弹牙。自家打卤制成的豆腐，煎得两面金黄。干香的豆瓣酱，炒炒脆好的腊肉，还有少不了饱含移民思乡情的墨鱼汤，米饭三口就见了底。再来一盘焦香酥脆的土灶锅巴，配上自制的腐乳，让人欲罢不能。

3

秦岭余脉凤凰山脚下，有一片层层叠叠的梯田；阳春三月的梯田，是一片灿黄的油菜花海；掩映在油菜花海的深处，有一座安详古朴的四合院，名曰“吴家花屋”。

据说，吴家花屋建于“风舞之地”。凤凰曾领百鸟在山巅起舞吟唱，飞走的时候有一座花屋的影像出现在山顶。后人为感念，于是兴土木，建房屋，雕花栋，植花卉，一座土木结构的院子便拔地而起。

花屋坐北向南，分为东、西二院。西院为内、外两进，其中，外院西面为葡萄园，东面有学房5间。内院又分西厢房和东厢房，西厢房与最西面的杂房和厨房构成小天井，后连厕所和马圈；东厢房为雄房和仓房。东院有独立的门楼，“进士第”牌匾悬于门上，相传是清光绪皇帝御赠。整栋建筑共有大小房屋31间，保留清代中晚期风格，青瓦屋面，砖雕花脊，具有明显江南民居特点。厅房内深邃静谧，古朴而不失威严，伫立其中，仿佛置身于悠远的历史之中。每一方石头，每一块砖瓦，每一张桌椅，每一道门楣，都在讲述着一个家族，乃至一群湖广后裔的先贤们在汉江边上一处叫漩涡的地方夯基垒土、抬田造渠，改造自然、繁衍生息的发展史、奋斗史、创业史……

油菜花开的时节，香气悠远而醇厚。微风中混合着芳香裹挟而来，人是整个沉浸其中的。不需要深呼吸，那散发着泥土气、青草香和大自然的馥郁芬芳，漫过面颊，静静地滴入鼻孔，顿觉神清气爽、沁人心脾。不知不觉中，眼睛、耳朵、嘴巴，乃至每一个毛孔，每一寸肌肤，都找到了最理想的栖息之地，都得到最大限度的放松，不经意便与这种味道、这种气息交织一处、融为一体，进而一同呼吸、一同律动了。

微风过处，暗香浮动，蜂蝶翩跹。这些忙碌的小精灵啊，凑在一块儿吵吵嚷嚷，好不热闹。亭亭的菜花身着绿绿的裙子，柔嫩的腰肢随风摇曳。一片两片，千万片金黄，都像华美；一条两条，千条万条枝干，都很妩媚。它们头戴花冠，整齐划一地舞蹈，婀娜多姿，清新动人，美得不可方物。

层层叠叠的绿，像是用画笔涂抹上去的。周边深深浅浅、厚薄不一的绿又像是用浓墨泼上去的，穿梭在这片灿黄的世界里，手是黄的，脸是黄的，风是黄的，满眼是黄的，整个世界都被黄色渲染了一般。

溪流淙淙，清澈的水潭映照天空，空灵明净。水绕着一畦畦菜地，编织着透亮的图案。花则挨着溪水，给水流镶上道道金边儿。不知名的雀鸟嬉闹着，叽喳喳喳喳，叽叽喳喳的世界。

孩童的风筝上了天，欢笑声伴着脚步跑向山坳。水牛拉着犁耙划过水面，碾碎了一汪汪的碧波。我们则脚踏着花梯，恨不能走上山去。

再来古梯田，居然可以住稻田帐篷，吃山野火锅了。舒缓的音乐，伴着轻快的虫鸣蛙鸣，群山巍峨，汉水环绕间，热气球冉冉升起，蓄势待发。

我在想，下次再来的时候，黄龙庙、太平寨、冯家堡子，古梯田万亩花海湾，又将变幻出怎样的景象。

化龙山云雾(外一首)

紫阳 玩偶

在雾中，时间沦为无用之物
能给人安慰的，无非是模糊的身影
和滞后了几个世纪的回音
总有一些旧伤痕会重新切开
那些可笑的把柄，行进中走散的人
想象中的情绪，并未如期到来
无非说明一个事实
往事虚度，难以分出孰轻孰重

迷雾替我们承担了太多的过责
山风吹来，化龙山半隐半现
拒绝说出你要的答案
在虚空的最深处
鸟鸣的世界里，白云忙着计算
多少棵树相加才算是森林
但森林叠加必定是秘境
叶子迎风长出不一样的锯齿

摹写着繁复与疏朗的云雾
在一场巨大的静谧中
稀释着生长中必须承受的痛
或多或少的伤感，最终会被新的
山河风貌，新的植物填补
保持万物的有序萌动
种子在风中纷纷醒来，慢慢汇集
阳光沿着植物的脉络
照进化龙山幽静的山谷

北山小溪

张智力

我在摇篮里进入梦乡
你在院坝外静静流淌
我在田垄间耕种
你滋润泥土芳香
在深山的沟沟坎坎里
你陪我慢慢成长
父母的笑颜里闪烁着希望

因你青草氤氲，丛林竞秀
有你层峦叠翠，岚雾四起
你美了家乡的黄土地

阳光从山后跃出一缕，一片叶红，再跃出一缕，又一片叶红，渐渐地，一个山包红了，一条山脊红了……深浅不同的红与淡绿、墨绿、亮绿、棕黄等各种不同的色彩透着杂糅着，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对面的山便绚烂起来，抢眼起来。

晴好的午后，沿着盘旋的村道向撩人许久的对面山行进。乡路路面均是水泥硬化，虽然弯弯道道，但每个转弯处特意加宽，可轻松划条大弧稳稳前行。打开全部车窗迎着温暖的风缓缓爬行，山峦间各种香扑鼻而来，浓烈的，淡淡的，悠长的，清浅的，随着光缕中落在我的鼻尖，深深地呼吸，惬意至极。

忽然想起三十多年前，随好友花儿去她家帮忙，当时我特意换上最好的一双解放鞋，小心翼翼行进在羊肠小道，可脚下还是不停打滑，哧溜一下倒退多进，吓得我死死抓住路边的树梢。花儿脚上穿的是她妈妈做的布鞋，虽然底子硬，她却走得稳稳当当，路上不时遇到几个穿草鞋的农人，背篓里装满洋芋、红薯边说边笑，时不时来几句唱腔自是得意。近二十里山路我拖累着花儿爬了差不三小时，汗湿了里外两层衣服。花儿说：“再难走的路，习惯了就会轻松起来！”

“看，那是什么叶，红得格外鲜亮。”老陈的喊叫惊醒沉在记忆中的我，抬眼望去，路边一簇簇红叶的确与众不同。“这是乌桕树，叶片呈菱形，秋天时先紫后红，乌桕叶不但好看，还可入药，小时候我和父亲一起采过。”“原来红叶中还有乌桕”“当然哦，陆游曾有一诗赞

古梯田里泛起的光斑

来不及躲避的白云都会变暗
古梯田里泛起的光斑
随风摇曳来晃去，倒映在土墙上
荡出一波水意，村子就热闹了几分
等你的人，或你等的人
绕过半亩盛开的荷花
消除了偏见，这都算是神的赐予
兜转中找到最真实的自己
色彩斑斓的山谷，有湖面一般的脸

空出来的部分，炊烟尚未消尽
下一次分别为它填上
成片的菜花，养蜂人的小帐篷
通往山梁的路
趁着微醺，喊出最想说的话
简单地，不为人知的快乐
那么多的林木，轻轻地附和
假如空间足够，在山间放上
稻田、风车、打谷的人
加上欢闹的孩子，凑齐幸福的场景
感觉这还不完美，那就加上晨雾
虫鸣和吠声，水田里忙碌的人
贴着渐变的山谷，缓缓地捕捉
将山谷的美景，完整地收入镜头



怒放的生命

黄海林 作

瀛湖

第1371期

对面山红

汉滨 李爱霞

一棵树、一只蚂蚁对话，它们风中的挺立，雨中的坚守，阳光下的舒展，都给了我极大的震撼。在清澈的气息里回顾童年生活带给我的坚韧与丰富，我不仅重新审视生命，审视自己无比珍爱的讲台，审视曾经的教育理念、方法……

想起卫夫人，他在教导侄儿王羲之时，不断把五六岁的羲之带入大自然，让他在山上扔石时想点的书写，在广阔的平原观察天际线时想横的起落，在岩壁攀爬时手拽老藤想竖的挺立和柔韧，因而有了流传后世的书法经典三节课“高峰坠石”“千里阵云”与“万岁枯藤”。王羲之在与自然亲密接触中理解了重量与速度，体悟了开阔与顽强，领略到生命的律动，沉静与坚韧，成为一代书圣，亦为中华文明史增添了璀璨一笔。

再次凝眸，漫山红叶在风中摇曳，像在低吟浅唱，又像在欢呼雀跃，它们似一个个孩子，那么朝气蓬勃。心中涌出一种无法言表的情感，作为教育者，我们要如何设计，才能像卫夫人那样让学生把书本与自然、学习与生活真正融为一体，让课堂灵动起来，真正做到培养孩子们的核心素养。

阳光透过微云映照山林，红叶格外鲜艳夺目，那样的热烈和温暖，它们就像一团熊熊燃烧的火焰，跳跃在秋天的寂静中。轻轻拉过一枝放在脸颊，我仿佛听到了它们的呢喃，感受它们的呼吸，与它们坚韧的脉搏合为一拍，一时，心中有了坚定的方向。

‘乌桕赤于枫，园林二月中’。”那大面积红的自然是黄桕叶，对于黄桕树记忆中有太多故事了，它的叶不但香，而且部分叶片上面有类似蜂蜜一样的黏糖，小时候上学路走得饿了，同学们常比赛找它来吮吸。黄桕树又是极好的木柴，干柴棒金黄金黄的，易燃且烧起来有独特的香味，感觉做饭都好吃，是我们一群小伙伴上山捡柴的首选。大约九岁那年，我和钱叔家女儿小群到离家很远的山上掰干棒柴，发现好多黄桕木，想到家里柴火的“贫瘠”大人的繁忙，一人拾了两捆交替着往回扛，饿得眼冒泪汪汪也舍不得扔，坚持扛回家，我得意地向老陈讲着自己的英雄壮举。

“得，看你能得，那又是什么红叶？”这可难不倒从小在山野长大的我。“是倍子树，倍子树的果像不规则的羊角，不小心捏破了里面有无数只小虫，这可是宝贝药，80年代村里人闹副业首选它，它的叶每个季节都有不同的色彩，秋天最好看，一般叶子先从尖尖开始红，然后慢慢向下渗，常常一片叶子就包含浅红、深红、淡紫、深绿等色，实在养眼。”“这是野桃树，这是五角枫，这是牛槭树，这是火炬树，这是白栎，这是柿子树，岩上这是爬山虎……”

盘坐山峦，想不起有多久没有安静地和一座山，一片片林相拥了，为了一个又一个的目标，一次接一次折腾，一路赶一路奔跑，闭门造车中不断熬煎自己，伤害自己，及至身体发出严重警告，不得不缓下来修整。自己日子，如个体发生和大自然亲密相处，同一株草、一

我与凤堰

汉阴 杨学波

